

把天聊死

聊天，意氣相投自然便滔滔不絕；若立場有意無意地相左，往往會突然冷場，戛然而止，用現在的通俗說法便是「把天聊死」。

梁實秋回憶與冰心的初次相識：「……於赴美途中在『傑克遜總統』號的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先生介紹，寒暄一陣之後，我問她：『您到美國修習什麼？』她說：『文學。』她問我：『您修習什麼？』我說：『文學批評。』話就談不下去了。」這大寫的尷尬，完全把天聊進了死胡同。

筆者腦海中浮現的便是「錦毛鼠」白玉堂聽說「御貓」展昭之後，那難平的憤憤：「小弟也不恨他，只恨這『御貓』二字……只是有個御貓，便覺五鼠減色。」文學家遇到文學批評家，雖說不上貓鼠般的不共戴天，也跟煙草公司遇到控煙協會差不多。

甲板邂逅之前，冰心出版了《繁星》《春水》兩部詩集。而梁實秋發表過一篇《〈繁星〉與〈春水〉》，批評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只是奉泰爾小詩影響下一個冷雋的說理者，「冰心女士是一個散文作家、小說作家，不適宜於詩；《繁星》《春水》的體裁不值得仿效而流為時尚。」

春秋左丘明著《國語》，唐代柳宗元作《非國語》進行批評，宋代劉章和元代虞槃又各作《非非國語》批評柳宗元。設若幾個人能穿越歷史濟濟一堂，其盛況可解梁實秋冰心之尷尬。

但就如展昭白玉堂英雄識英雄一樣，梁實秋與冰心在美期間很快成為摯友。兩岸阻隔後，兩人音信斷絕。上世紀七十年代，訛傳冰心已不在人世，梁實秋撰《憶冰心》誌哀。其後，香港《新晚報》刊載《冰心老當益壯醞釀寫新書》的消息，令梁實秋驚喜不已。一九八七年，梁實秋在台病逝，在北京的冰心寫下《憶實秋》，她說：「實秋是我一生知己！」



清朝入關並定都北京之後的第四位皇帝愛新覺羅·弘曆，通常稱為乾隆皇帝。從《戲說乾隆》到《還珠格格》再到《如懿傳》《延禧攻略》，諸多影視作品表明乾隆皇帝一直是大眾關注度最高的古代君王之一。

近年網絡上還出現不少對於他審美的討論，「農家樂審美」「彈幕鼻祖」，還有「Cosplay（角色扮演）高級玩家」等等。從現存的乾隆帝肖像畫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很多「Cosplay」的造型，模仿古時的聖賢，再請宮廷畫師畫下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弘曆薰風琴韻圖》（附圖）這幅作品中，乾隆讓自己走入畫中，就像是在進行角色扮演。

《弘曆薰風琴韻圖》又稱《乾隆帝薰風琴韻圖》，清代佚名宮廷畫家繪，紙本，設色，縱一百四十九點五厘米，橫七十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與父親雍正皇帝一樣，乾隆皇帝曾在不同年齡階段命人繪製與撫琴相關的畫像，留下了數張寫真度極高的撫琴圖，足以反映他對此題材的喜愛。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四幅與乾隆撫琴相關的古畫，《弘曆薰風琴韻圖》是其中古畫佔畫幅比例較大的圖卷。

畫面中，老年乾隆帝身穿漢服盤膝而坐，將古琴放在腿上，雙手作撫琴狀——事實是，雍正帝精通音律琴技，可乾隆帝並不會彈琴。對此，乾隆帝也不諱言，稱「失學未曾解操縵」。因此，這些撫琴圖應與雍正帝身著各種「奇裝異服」扮演角色一樣，屬於當時宮廷流行的行樂圖一系，並非實景。

《弘曆薰風琴韻圖》正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第二展廳「紫禁一日——清代宮廷生活」展覽展出，至九月下旬。

館藏攝英 間雅
逢周五見報

不被標籤捆綁

最近，刀郎新歌《羅剎海市》爆紅，單個音樂平台日收聽人數超過兩百萬，全球播放量破八十億，數據之驚人令人咋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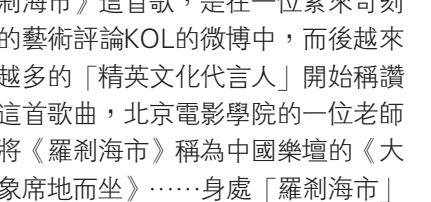
在刀郎搖身一變，儼然成為新的流行文化icon之前，很多人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2002年的第一場雪》。這首在十幾年前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曾經被華語音樂界一度視為「低俗」的代表，被當年「流行音樂」的「精英」抵制，認為其「不具備審美價值」，在當時吃了各大音樂獎項的閉門羹。這筆「回頭賬」如今被不少網友重提，那英等人也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成為首當其衝的攻擊對象。

很多人將之視為以刀郎為代表的草根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反撲」。其實未必盡然。筆者第一次見到《羅剎海市》這首歌，是在一位素來苛刻的藝術評論KOL的微博中，而後越來越多的「精英文化代言人」開始稱讚這首歌曲，北京電影學院的一位老師將《羅剎海市》稱為中國樂壇的《大象席地而坐》……身處「羅剎海市」

的刀郎，已然從「草根代表」，變成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之「正統音樂人」。

這令筆者又想到近來的熱播劇《我的人間煙火》，兩位當紅的主演，因為演技欠佳導致輿論「翻車」，而過去被認為是「搞笑藝人」的內地演員魏大勛，憑藉劇中所飾演的一個戲份不多的男配角角色意外走紅。有人將之視為娛樂心態下的網友對當前「大男主」「大女主」氾濫的影視劇現象的反撲，但翻看幾位演員履歷，會發現三人中只有魏大勛是接受過完整的演員科班訓練的。

在甚囂塵上的議論聲中脫穎而出，從刀郎到魏大勛，也許能讓人看到，專業、專注、專心的文藝創作，不會被標籤捆綁，總是有市場。



魯迅的蒼蠅拍

一周前，赴上海尋「左聯」史跡，再訪魯迅紀念館。這是我第四次到這裏來，常設展陳已很熟悉，一樓的「十年居上海——魯迅之日常」是新設的，吸引了我更多注意。展出的大多是生活用品，如海嬰的玩具，許廣平記的菜譜，最有趣的是一枚蒼蠅拍。四方的紗拍，三角的頂，像簡筆畫的房子，屋頂連着柄，老式而普通，正是南方夏天常用的。駐足而觀，浮想聯翩，以家事分工言，此物想來許先生最常用，大先生偶也用，或許海嬰曾取了當「武器」而捱了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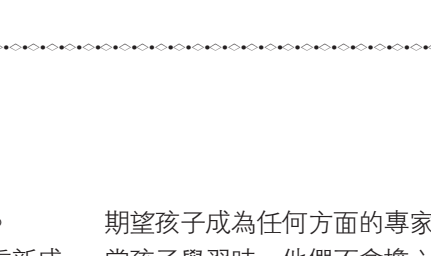
想起先生多次寫到蒼蠅。據《夏三蟲》，蚤、蚊、蠅，三者之中，他最討厭吸了人血還「哼哼哼」給自己找理由的蚊子。蒼蠅雖嗡嗡地鬧，且在「好的，美的，乾淨的東西」上拉矢，卻不至於欣欣然反過來嘲笑這東西的不潔。先生以特有的幽默評價：「總要算還有一點道德的。」不過，當蒼蠅家裏亂飛，他揚拍之時必不會手軟。畢竟，先生對蒼蠅是很鄙棄的，不僅因為小蠅子在他臉上爬來爬去，「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而且因為「戰士死了，蒼蠅

首先發現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營營地叫，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然而，有缺點的戰士始終是戰士，再完美的蒼蠅也不過是蒼蠅。」

魯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到上海，在此地度過生命最後十年，先後居於景雲里、拉摩斯公寓、大陸新村，距離今天的紀念館都不遠。這十年，正是先生作為戰士與污穢的、舔血的蒼蠅以及比蒼蠅還兇殘的敵人鬥爭的十年。

拿破崙的僕人說「僕人眼中無偉人」。這個蒼蠅拍和展覽中的日常物品，卻讓人看到更有質感的魯迅，於親

近中更覺其偉大，我想，這是因為先生之偉大非出於權力之文飾。還是先生說得好啊，「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重新成為初學者

我們的成長，離不開學習。在人生最初的幾年，我們主動學習爬行、說話、吃飯，然後我們又被動地花了十數年時間在學校磨練各式各樣的才能。接下來呢？在成年之後，你上一次學習新知識或技能是什麼時候的事？

美國著名傳媒人湯姆·范德比爾特（Tom Vanderbilt）便以自身的經歷，寫了《學以自用：管他考試升學工作升遷，這次我只為自己而學！》一書，跟我們探討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持續終身的自我計劃。

話說，當范德比爾特的女兒出世

時，他已經是一位在業界站穩了位置的記者。然而，女兒的誕生令他多了一份工作：范德比爾特要成為一名教師。

范德比爾特發現，父母的職責就是每天教導孩子各樣的事情，從他們小時候的走路和發音，以至長大後，父母繼續教導更複雜的任務，如騎自行車、烹飪和應對社交場合。

當范德比爾特教導女兒時，他突然意識到：多年來，他自己沒有學習新技能。停止學習，代表了停止成長，停止進步，也就是故步自封的表現。於是，他決定改變這狀況，挑戰自己去學習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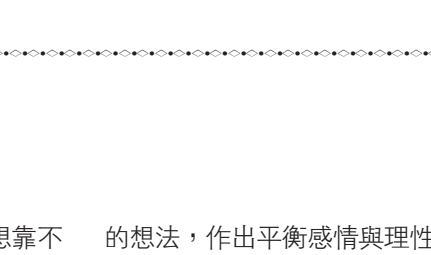
些全新的事物，包括下棋和衝浪。

在此，范德比爾特意識到「重新成為初學者」所帶來的許多好處，並反省了成年人不學習的種種原因。原來，成年人不善學習是有生理因素的。研究發現，七歲的孩子平均比成年人擁有多百分之三十的的神經元來吸收新信息。換言之，孩子的大腦比成年人更靈活，有更大的可塑性去改變自己與接受新事物。

但，這只解釋了成年人「不善學習」，而非「不學習」。范德比爾特發現，孩子勇於學習的原因是「社會沒有

期望孩子成為任何方面的專家」，所以當孩子學習時，他們不會擔心這是「顯得笨拙或失敗的舉動」。

相反，成年人有了「面子」的概念，不習慣於將自己置身於不熟悉的處境，導致我們不願意嘗試學習。這樣的代價，是令我們錯失了重新成為初學者的許多樂趣與好處。



心理測驗

瀏覽網站消閒，看到不少心理測驗遊戲，例如有五種深淺不同的藍色，選自己最喜歡的，測試心理健康狀態；憑感覺選一種食物，測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從四種睡姿中選一種，反映內心最大的恐懼等，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由於大部分心理測驗都沒有註明來源出處，準確度也難以深究，所以結果只可視為參考，宜一笑置之，千萬別認真地完全相信。

這令我想起紙媒出版業興旺的歲月。那個書報攤動輒售賣數十款報章刊物的年代，不論哪種主題的書刊，總愛

設心理測驗的欄目，可見不少讀者喜歡透過小測驗了解自己，以為能透過選擇數條簡單問題的答案，再計算得分，就能反映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甚至印證潛意識中的信念，從而認清自己的性格特色。哪管某些「測驗」只是作者為充塞版面，隨意杜撰抄襲，東拼西湊而來。即使時下人們變成愛瀏覽網絡資訊，心理測驗仍歷久不衰，只要隨便搜索，就有海量結果供應。

這個現象其實挺有趣，也反映現實。個人的喜惡、性情、想法，應該自己最清楚，可是古往今來總有許多人當

局者迷，需藉外力了解自己，也想靠不同方法收集信息，再將自己歸類辨形。然而如盲目信奉與跟從別人的意見，情況就如做一份來歷不明的網上心理測驗，憑別人所寫的結果分析就決定自己的職業路向、健康程度或擇偶條件等，實在非常兒戲。

認識世界，應該從認識自己開始。不了解自己，如何理解別人？自己的強弱高低也辨別不清，如何分辨客觀態度的善惡？與其相信以心理測驗、星座、血型等簡單歸納的人格特色，不如先安靜下來聆聽自己的聲音，誠實面對個人

的想法，作出平衡感情與理性的判斷。自古我國先哲皆勸人多作思考，如《論語·學而》有言：「吾日三省吾身」，《孟子·離婁上》則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都是教導我們要好好認識自己，自求多福。



《弘曆薰風琴韻圖》



清朝入關並定都北京之後的第四位皇帝愛新覺羅·弘曆，通常稱為乾隆皇帝。從《戲說乾隆》到《還珠格格》再到《如懿傳》《延禧攻略》，諸多影視作品表明乾隆皇帝一直是大眾關注度最高的古代君王之一。

近年網絡上還出現不少對於他審美的討論，「農家樂審美」「彈幕鼻祖」，還有「Cosplay（角色扮演）高級玩家」等等。從現存的乾隆帝肖像畫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很多「Cosplay」的造型，模仿古時的聖賢，再請宮廷畫師畫下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弘曆薰風琴韻圖》（附圖）這幅作品中，乾隆讓自己走入畫中，就像是在進行角色扮演。

《弘曆薰風琴韻圖》又稱《乾隆帝薰風琴韻圖》，清代佚名宮廷畫家繪，紙本，設色，縱一百四十九點五厘米，橫七十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與父親雍正皇帝一樣，乾隆皇帝曾在不同年齡階段命人繪製與撫琴相關的畫像，留下了數張寫真度極高的撫琴圖，足以反映他對此題材的喜愛。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四幅與乾隆撫琴相關的古畫，《弘曆薰風琴韻圖》是其中古畫佔畫幅比例較大的圖卷。

畫面中，老年乾隆帝身穿漢服盤膝而坐，將古琴放在腿上，雙手作撫琴狀——事實是，雍正帝精通音律琴技，可乾隆帝並不會彈琴。對此，乾隆帝也不諱言，稱「失學未曾解操縵」。因此，這些撫琴圖應與雍正帝身著各種「奇裝異服」扮演角色一樣，屬於當時宮廷流行的行樂圖一系，並非實景。

《弘曆薰風琴韻圖》正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第二展廳「紫禁一日——清代宮廷生活」展覽展出，至九月下旬。

館藏攝英 間雅
逢周五見報

暑天的歡愉

母親朋友送來六隻大鵝蛋，出自她農村老家放養的家禽。我們擔心腥、老，排除炒蛋、荷包蛋的做法，簡單水煮而已。剝殼食用，蛋白透明Q彈，蛋黃鮮嫩可口，令人驚艷。回家才幾天，已吃了不少好東西。母親每天烹飪家常菜，還準備了當季的玉米、百合、綠豆等。老家特產水果水蜜桃上市了，隻隻飽滿、甜蜜。家裏還有綠豆糕、山楂派、糉子、桃酥、月餅、母親親手包的饅頭、菜肉餛飩等，讓我每天都對吃飯充滿了期待。

七月十一日「出梅」、入伏，江南夏天最熱的時候來了。之前的黃梅雨季悶熱、大雨，給生活平添了不便、不適。父母又為家事奔忙。除了主臥漏面漏水，陽光房頂棚開閉不靈，微波爐無法加熱，浴室台盆的下水道也漏水。雜七雜八的事情湊到一起，他們整天忙着打電話找人修理，再打電話催促、跟進，混亂了十幾天。不過，我在學術休假，他倆早已退休。我們仁不必上班、下班，時間安排靈活，也就能在暑熱中找到一點自由、安寧。

天氣雖熱，我每日依舊跑步。從離家不遠的梁溪河畔出發，沿河向西。路途日益熟悉，但每天都有驚喜。某日「功德圓滿」，一直跑到綜合步道的盡頭，在管社山莊的十里荷塘見到了今夏第一朵荷花，讓我心花怒放，成就感滿滿。又一天「迷路」，卻錯有錯着，跑到了太湖邊的另一個景區。即便是按部就班跑舊路的日子，看到公園大湖石上酣眠、梳洗或嬉戲的黃、白、花貓，聽到耳畔熟悉的鄉音，偶爾捕捉到幾句家長裏短，也就覺得不虛此行了。

歲月平安，山河猶在，故人無恙，真好。

